

# 论家为天下之本

文 / 明鸿

三界之内皆为反理，人生于情中，以情为重。所行之事皆源于情，享受生活过程予人之感受，体现于喜怒哀乐，故曰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人生中最重大之事，莫过于成家立业。夫妻情投意合，毋能单以情系之。女子出嫁，曰于归之喜，以身相许，是有恩于夫，夫报之以义。夫义妇顺，相敬如宾。夫妻如阳阴，男子阳刚，女子阴柔，相生相克，相辅相成。夫不义，则无以忠妇；妇不贤，则无以事夫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；妻子好合，如鼓琴瑟；因其固然，顺天理而行。《礼记》曰：“男女有别，而后夫妇有义；夫妇有义，而后父子有亲；父子有亲，而后君臣有正。”婚者以礼节之，“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而下以继后世也。”故曰：“婚礼者，礼之本也。”孔子云，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，则礼之义大矣。国以家为基，家强则国盛，家裂则国衰。是以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

古代女子深居简出，温柔婉约，聪颖贤惠，内心纯净不忧，世界乱象不扰。受传统之熏陶，谙礼仪之教化，览古今之文采，具仕女之风范。于归之喜，归之以恩，以义，以礼，相夫教子，三从四德。男主外，女主内，夫在外建功立业，妇在内相夫教子。大家闺秀，独具慧眼，识得终生相许之人，

深明大义，扶持夫君，建奇功，立伟业，此妇德也。古之妇人，尤以教子为重，人生至要，无如教子。爱子教之，以言教并身教，教以礼节，以诚信，以立志，严以教之，爱而不溺。教于孩提，归正于幼。所处之地亦有所虑，孟母择邻，以孟子生有淑质，此妇功也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，择辞而说，言出为信，循循善诱，谨言而慎行。妇容不必颜色美丽，服饰鲜洁，身不垢辱，相由心生，循德以善面。妇以夫为贵，夫贵妻荣，夫贫妻贱。故妇以夫为天，为尊，三从之意也。

时今乃末法乱世之造化，阴盛阳衰，阴阳反背。女性无阴柔之美，男儿无阳刚之气，背道而驰。更甚者邪说百出，提倡女权主义，失传统，弃妇德。妇者不以义守之，夫者不以恩成之。今论婚者，系之以情，任情所主，罔顾恩义，尤不懂礼数，肆意而为之。人生聚散，自有定数，岂可任意而为？致家破人散，幼子无所适从，随父随母，必然失一亲而受创于心。家以夫妇相合，阴阳相成，家破则无以圆融，故幼子必心智不全。少父则无志，少母则无爱。二者缺一不可，不可以立人。人不立无以齐家，是以其子必无榜样，无以效法，而恶性循环。家有育人之用，育之以德，方以修身，身修乃家治，家治而国兴。故家为育人立国之本。



出路安在？传统文化乃神传文化，千年来众神降凡欲救苍生于穹体，为末世转大法轮之时造就文化底蕴，人类社会一切皆为之所造，所成，所存。然共产邪灵心生妒忌，以毁神传文化而沦丧人之道德，坏人心正念，以灌输共产邪恶文化，扰众生归正于大法。其拨正反乱，颠倒是非，使人不信任，普及现代意识邪恶学说，加以外星科技混淆其价值观，以科学之大棒打击道德底线，使人行伤天害理之事而肆无忌惮，已不信其身罪业深重，无法救度。毁坏人伦败坏家庭，家庭破裂而国家衰亡，安全感不复存于人心，是以寻求大政府保护，共产魔鬼藉机控制人，进而消灭人，此为共产魔鬼之终极目的地。

然正邪同在，邪魔出世必有正道同传，引领有缘之士重返神道。人唯有守住内心仅存之良知，最后之善念，方可结缘于救世大法。物极必反，穹体正法，须待法正人间之时，真相将大白于天下，方可回归神传之道。届时万物归正，万象更新，重返传统之道，以德行事，以道为本，必有盛世。

## 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

文 /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法弟子

一九九九年一月，就在我生不如死的时候，经亲戚介绍，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，走上了修炼“真、善、忍”、返本归真做好人、做更好的人的佛法正道。从此，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### 修炼大法前的家

修炼大法前，我在夫家生活的非常痛苦。痛苦到什么程度呢？曾经想过离婚，想过死，但都做不成，最后险些发疯。所以，我对丈夫和婆家人的怨恨就象海那么深。

我嫁给丈夫不到三个月，丈夫就经常到外面跟别人吃喝玩乐，没有几天是在家的。对家中大事小情不闻不问，更谈不上关心我了。家里常耕的田地约有十几亩，丈夫从没耕过田、耙过地。公公是民间中医，时常帮人诊病，不能经常干农活。婆婆常年身体不好，也基本不能干农活。

而且，公婆又宠男轻女，从来都不说丈夫的不是，也不叫他干活，只有我和三个小姑子日日耕作。那时我怀了孩子，只有在觉的实在干不动的时候，才能在家躺上半天。可又怕婆家人说长论短，只好常常强撑着下地干活。辛苦了，没人可怜，难受了，没人关心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心生了怨气。

丈夫从来不给我一分钱，只有背着我拿我的钱。我知道后，一有钱就藏起来，但每次都能被他翻到，把钱全部拿走我都不知道，我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没有。有一次，我回娘家，母亲把她省下来的三块七毛钱给了我。回家后，我把钱藏在衣柜里的衣服底下，还是被他翻到了，全部拿去请人吃喝。三十多年前的三块七毛钱，相当于现在的五、六十块钱。那是母亲给我防身的，谁知到头来，我还是身无分文。

我生大儿子时，丈夫连房间门都不入，站在门口捂着鼻子，还用手掌不停的扇风，瞄一瞄房里，就走开了，我们母子咋样，他没理过。等生了小儿子后，丈夫就去镇政府当上了邪党团支书，这回他更了不得了。平时他就打扮的漂漂亮亮、出入街市晏店的，现在更是西装革履大包头，头发光亮亮的，装扮的象个大官爷一样。有了工资，丈夫的饭局饭友更多了，拉关系、爬梯子，乐乎的更是想不起家来了。到这份上，我由怨气变成了怨恨。

小儿子一岁多时，丈夫又去了镇里的炮竹厂当供销科长。这回，他带我们母子三人一同去了。从此，我们就与婆家分家了，我也不用干农活了，我以为能过上点好日子了。入厂后，我在车间干活，他在外面跑业务。谁知，丈夫以我没有文化、不会签字为由，我每月的工资都被他背着全数领去，一点钱也不给我。我还是只干活，不见钱，身无分文，只图了一顿饭。丈夫有了更多的钱，也就更加放荡了。每天买了菜，放在厨房里，就不见人影了。终日在外面吃喝玩乐，发展到赌博，在宾馆租房包养二奶。

那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恰逢中共邪党搞“改革开放”。公安局和派出所合伙开赌场，因此“黄赌毒”到处泛滥成灾。官爷警爷们如鱼得水，追尾似的争相包色。

有一次，一些知情人见我被丈夫骗的太可怜了，就好心的告诉我：“你丈夫在外边又赌钱、又包养二奶。”我震惊的一下子脚软眼黑。等他回来了，我并没有马上跟他吵闹，只是好好的问他：“有这回事吗？”他竟大发雷霆，要打我，绝口否认他干了坏事。经过此事，我更怨恨他了。

再后来，发展到丈夫两次把性病传染给了我。丈夫见瞒不住了，就变了花招，认错、求原谅。可这等丑恶事，问遍天下的凡夫俗女，又有哪个能原谅？可俗话说：家丑不外扬。染上这等丑病，是最见不得人的。自己嫁了这么个坏丈夫，怎有脸面讲给别人？况且，亲友知道了，也为我操心呀。所以不敢上医院看病，只好听任丈夫回去叫公公开中药给我喝。我被病痛折磨了很长时间，痛苦的都不想活了。我的心头日滴血，感到又屈辱、又怨恨，终日以泪洗脸。我常常悲哀的想，我咋这么苦命？

一天，怨恨涌上心头，我抓起菜刀，要把丈夫的手指砍下来，他吓的跑到婆婆家躲起来。这些年来，无数的苦，我无处诉。告诉婆婆，婆婆说我搬弄是非；告诉小姑子，小姑子说我冤枉她哥。总之，我在婆家人的眼里就象外人一样，从来就没有说话的份。这使我对他们一家更加怨恨了。

我终于对丈夫彻底死心了。他已赌成性，倾家荡产，从来不顾我们母子死活。反正家也给他败完了，早就不象个家了。我对这个家再不抱一点希望，那时我只想一死了之。可又想，我死了，孩子咋办？再继续个后娘，孩子就更苦了。那我就跟他离婚，带孩子走。可丈夫就是不离，而且要是公婆一家知道了，也不会让离的。我死也不得，走也不成，绝望的险些发疯了。

### 炼大法后的家

天无绝人之路！一九九九年一月份，就在我生不如死的时候，经亲戚介绍，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走上了修炼“真、善、忍”、返本归真做好人、做更好的人的佛法正道。从此，我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！

我娘家兄弟姐妹多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我上学上到三年级就上不起了。虽然曾经读过一点书，可到如今全忘光了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直，又听不懂普通话，实际就是个没文化的人。

一开始参加集体学法时，捧着《转法轮》，我一个字也不认识。同修就鼓励我：“没关系，你先用心听，师父会帮你的，慢慢你就会认识字的。”于是，我就使劲听同修们读，一边听，一边看书，同修们翻页，我也跟着翻，同修们停下来了，我也跟着停。同修们交流学法心得，我就仔细听。每晚，我都去学法点，参加集体学法。每次我都是双手捧着大法书，恭恭敬敬的听着学大法。同修们读法是读普通话，交流心得是讲家乡话。实际上，开始我是靠听同修们交流心得，才认识到大法是如何好。

我听着听着，越听越明白，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、做好人的。明白了人为啥命苦，是因为自己以前生生世世做了坏

事造成的，做的坏事越多，受苦受难就越多，因为人做了坏事要偿还的。哪怕是前世做下的，今生都要追责的，这是因果报应的天理，也是宇宙的法则。

只有真心向善，才能做个好人，才能有幸福的生活。我越听，越觉的大法的法理实在是太好了；我越听，心里越舒服，心情越愉快。总之，越听越想听。

一天晚上，我照常听着同修们读法。听着听着，我突然发现，自己认识一些字了。当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就默默的跟着读。等学完法之后，我就指着《转法轮》书中我认识的字读出来，问同修们：“是这样读的吗？”同修们惊喜的说：“你已经认识字了，会读法了啊！”我说：“可还有很多没会呢。”同修们说：“不打紧的，很快你就会的。”

果真，我一晚比一晚会的多。一个多月后，我竟然能跟着同修们一起通读《转法轮》了！我这个高兴啊！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。师父教会我学大法了！师父给我文化了！我是个有用的人了！我幸福的一个劲的感恩师父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完全沉浸在高兴之中。以前那满肚子的苦水呀、堵痛心肺的怨恨呀、塞实脑袋的悲哀呀，都不知道啥时没影儿了，差不多象海一样深的怨恨也消失了，身心真舒服。我一改往日愁眉苦脸、泪眼朦胧的晦样，逢人都笑脸相对。

家里人见我天天满面春风，跟谁都谈笑风生，简直换了个人似的，都好生惊奇。丈夫见我精神一天比一天好，真是神采飞扬，也觉的不可思议。我就告诉全家人：“我是学法轮大法学出来的啊！”我说，法轮大法是教人学“真、善、忍”、做好人的佛法，学大法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我说，做好人才能有奔头，才能对孩子、对家庭负责任。我才学大法一个多月，就扫盲了。我认识字了，会读大法书了，有文化了。

一家人见我修炼了大法变的这样好，觉的真是奇迹！跟着，婆婆和三个小姑子，连带丈夫都要学大法了。于是，我们一家六口就喜气洋洋的齐到学法点学大法了。

就这样，好事说成就成了。昔日，让我恨的咬牙的夫家人，今朝，成了我的大法同修，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！真是天赐洪福啊！大法的威力就是大！师父真是太慈悲了！

通过学大法，我明白了丈夫的错是因为当今世风日下、道德沦丧，被败坏的社会风气污染造成的，他也是受害者。所以，我不再怨恨他，只想和他一起多学法。丈夫也日益变好，远离了“黄赌毒”，诚心悔改，面貌一新。

我们的身体也得到净化，短短几个月，身心都健康了。这时，炮竹厂倒闭了，我就去服装店车衣服，丈夫买了摩托车搭客。虽然收入不多，但他是真心尽力的养家。我们白天干活，晚上学法，其乐融融。就这样，我有了一个全新完好的家，生活充满快乐。（节选）

他亲自悉心劝导病人饮膳，就这样被安置在他办公厅里的病人全部都痊愈了。

这时，辛公义召来病人的亲戚，劝告晓谕他们说：“死生由命！在这之前，因为你们遗弃了生病的家属，所以他们死了。你们看看，我把病人聚集在一起，我自己不分日夜和他们同在一起，如果说瘟疫在人间会传染的话，我哪得不死呀？何况这些病人们都好了！你们可不要再相信之前的风俗传说了。”

诸病家的子孙们都感到惭愧，纷纷叩谢离去。后来如有人得病，纷纷都去找“慈母”辛公义，辛公义会收留那些没有家属的，照顾他们。

岷州人自此互相慈爱，畏病走避的风俗也彻底革除了。

## 古风悠悠

# 辛公义体恤百姓改变“畏病”之风

文 / 天来

岷州（在今甘肃省境）这地方在北魏到隋朝初年，当地民风未开，对“病”很畏惧，如果家中一人生了病，就全家走避开去，结果父子、夫妻互不相顾，一家人不孝不义，人伦孝道、恩义荡然无存。因为病人无人看养，所以生病的人往往就是死路一条。这种浇薄陋风因为一个人来到岷州而扭转了，他就是贤能良吏辛公义。

辛公义生于北朝，出身“刺史”世家。祖父辛徽在北魏任徐州刺史，父亲辛季庆任青州刺史。然而辛公义早孤，母亲学识丰富，亲自教导他学习经典史传。辛公义勤苦多学，在北周很有声名，以良家子弟被选入太学，再获得选荐进入皇太子及贵族子弟专属的“甘露学”。太学中的平辈很仰慕他的学问，他屡次在御驾前与大儒们讲论学问，提出的见解常常让人刮目相看。

后来，入了隋朝，辛公义被提拔为主客侍郎，得赐安阳县男爵，食邑两百户。开皇元年，他受命往江陵安定和睦边境。辛公义是个允文允武的贤才好官，后来他平定陈朝立了功勋，出任岷州刺史。

辛公义到了岷州，对当地“畏病”的风习感到忧心，对人伦孝义荡然无存更是忧患，因而极力想要改善不正的风俗。他遣派了一些属下官人巡访检视州中各地，只要是找到病人，就用床轿送到刺史的办公厅来。辛公义为病人们安置膳席，提供他们膳食和住宿。

夏天瘟疫大发时，病人多到数百人，办公厅里安置病人的膳席都住满了。辛公义就在膳廊亲自设了一个坐卧两用榻，他笃定地坐在那儿，日以继夜对着患者办理公事，累了就在榻上睡着。他所有的俸禄全部用来为病人买药、找医生医疗，